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298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 离开

土狗八周岁,毛毛浓密又长,每年端午都送宠物店洗澡修毛,只留薄薄一层,像是瞬间减肥。“端午了,妈,狗要送去剪毛吧?”“今年不用了,以前也是你爸在时嫌弃狗毛到处乱飞才剪的。”

不记得是谁说的了:人这辈子,要住一次院,坐一次轮椅,经历一次生离死别,这三件事早点经历,早些通透。

长夜沉沉,一队人,无声,灌入深深的黑。漆漆黑夜,被冲天火光撕破一处口子,映照醒着的人。用火烧这个仪式,送最后一程,给公公在阴间享用家人的温暖与思念。土黄、褐色、木鱼、袈裟、罗汉鞋,功德唱赞,一风,一火波动,一风,长袍拂扬,一风,唱颂与呢喃飞往极乐净土。

先生跟我说:经常看见妈妈对着爸爸的像说话,不知道念叨啥。我说:我也看到了,让她说说,我们别打扰她。婆婆又停在公公照片面前,我悄悄躲开后,只见婆婆捧起相框拿来回擦拭镜面,轻轻放回,嘴里一直叨唠着,一定是不想让别人知晓的悄悄话。没有泪水,婆婆面色平静,祥和似佛。

第一个清明,第一个冥寿,婆婆四五点钟就起床了,准备祭桌供奉的菜、水果、点心,然后默默一个人哭一个人说,直到我们听见动静下楼,将她竭力劝止。每每和别人提及公公,无论是远房亲戚,不熟悉的朋友,或是并不认识的医生,婆婆眼泪“唰”地下来,总是反复倾诉那几句话,仿佛如若时光倒流,公公就不会走得这么快了,就会如她所愿:最起码能再多活十年。不知道,婆婆一个人在家时又会流多少眼泪,和公公的像谈多少心事。

先生说以后每周一半时间,他要回老家陪伴婆婆,跟我讲原因,定好时间段。不需要解释,我能理解。婆婆的世界单一而小,只我们仨、几个亲戚、几个邻居,而我有很多个世界,工作的世界、平凡的生活世界、读书的世界、写作的世界、瑜伽的世界、植物的世界、思索的世界,

□如东桑云梅

## 排烟管里的鸟巢

屋檐下、树林里、田野中、谷场上,捣鸟窝、掏鸟蛋、追逐觅食的鸟儿,鸟儿被折腾得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这样的事,少年时代的我还真没少干。没想到,数十年后,一次机缘,却从当年鸟儿眼里的“麻烦制造者”变成了一个“爱鸟护鸟使者”。

五年前,交流到苏南某地工作,单位给我安排了一套宿舍。宿舍在五楼,卧室在南,客厅正中,厨房在北。从厨房的窗户看出去,是一片开阔的空地,空地上长着三棵十来米高的香樟树,像三把撑开的巨伞。住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三棵香樟树可比小区里热闹多了,平日小区里偶有三三两两的行人,或行色匆匆或悠然自得,几无声响。而这三棵香樟树却是鸟儿的家园,特别是傍晚时分,说不上名字的鸟儿归巢,叽叽喳喳,好像在交流着各自一天的见闻收获感受,每个树枝每片叶子都在摇曳着、沸腾着;清晨,不知哪只鸟儿带了头,鸟鸣声由少到多,如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好像比赛似的,争着唤醒着这座沉睡的城市。

不知从哪一天起,我常常在清晨的睡梦中被鸟鸣声吵醒,感觉鸟儿好像进了家门,因为厨房里时常发出阵阵扑腾声。我在厨房里四处循声寻找,并没有发现鸟儿进了厨房。静立屏气细听,原来是抽油烟机排烟管里发出来的声音。啊!鸟儿钻到排烟管里了?我随手打开抽油烟机电源开关,随着抽油烟机的启动,只见室外排烟管出口处倏地飞出了一堆枯草、断枝和羽毛,两只黄嘴黑羽的小鸟围着排烟管出口,扇着翅膀不停地叫着。哎呀!可能是我长期使用抽油烟机,鸟儿观察到了,感到这里是个不错的住所,为此在排烟管里筑巢安家了,可是这个家又被我无意中毁坏了。顿时,我懊恼、惋惜、自责、同情之心涌上心头。

两只黄嘴黑羽小鸟久久不愿离去,仍然围着排烟管出口一声一声地鸣叫,真的让人同情、怜爱和不忍。这是什么鸟儿?我用手机抓拍了一张照片,请教单位里专司动植物检验工作的专家同事。同事告诉我,这鸟儿名叫乌鸫,俗称反舌、黑鸟、中国黑鸫、牛屎八八、百舌、乌吸。它天性胆小,眼尖,对外界反应灵敏,夜间如受到惊吓会飞离原栖地。乌鸫主要以昆虫为食,每年的繁殖期为春夏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一般为3-6月,基本过程为修建鸟窝-产蛋-孵蛋-育雏-出飞。乌鸫鸟窝修建速度很快,一般两三天左右即可完成,每

□南京陈健

第三只眼的世界。把婆婆的儿子,我的先生多分点给她,尽量成全她所想要的满足的小世界吧。

公公对自己的病情心里明镜儿似的,去世前几天交待了几件事,之后意识就陷入混沌,“孙子每次回来都要到坟上看看我”,这是其中一件。简单一句话背后包含太多信息:他也不想走,想看着孙子大学毕业找到一份好工作,看着孙媳妇进门,喜滋滋抱上重孙。端午节,儿子回来了,踏上老家泥土,第一件事儿就是骑上电瓶车去看爷爷。

狗子以前喜欢玩儿,疯起来不不着家,公公经常骑电瓶车找它,把它赶回来。现在它是婆婆的“粘虫”,寸步不离。以前晚上睡觉都在自己狗窝,现在它总守在婆婆房门口睡。狗子有没有感知到什么,我们不懂,只它自己知道。

“儿子,你要好好记着你爸爸临终前交待的几个事儿啊!”“你爸爸在世时,我们整天闹别扭不好好说话,真后悔啊,现在连个吵架说话的人都没有了。”“你俩要好好珍惜,好好相处,不要闹矛盾。”婆婆悲腔要上来了,“妈你放心,我现在连跟她拌嘴的半点儿兴趣都没有。”婆婆立马又笑了。

同一个镇上的两个舅舅每天都来看婆婆,姨妈天天晚上和婆婆视频一小时,那些不熟悉伯伯婶婶舅舅舅妈如今也成了常客,淡淡亲情发酵浓醇,亲人之间原本应有的连接。邻居十几家,走家串户,你来我往。谁又没有伤口鲜血淋漓呢,彼此的疗愈和拐杖。

先生和儿子偶尔梦到老爷子,婆婆常梦见,他们经常交流梦中场景,老爷子的模样。前些天婆婆刀刮鱼鳞伤了手,鲜血淋漓,还缝了三针,婆婆告诉我们,当天晚上她就梦到公公了,“他没有责怪我,只是说了句:你咋这么不小心呢!”“晚上梦到你爸爸,脸色不像以前发黑,白多了,跟我说现在过得挺好,叫我不必担心,让我好好的,他在那边等我。”婆婆昨夜又梦到公公了,讲给我们听时,带着一丝满足的笑意。

对乌鸫一年繁殖一两次,每次产蛋4-6枚,速度为一天一枚,产足4-6枚后,即开始孵蛋,整个集中孵蛋期约12~15天,孵蛋时母鸟白天黑夜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鸟窝里。同事说,这个时候,很可能是乌鸫选择排烟管筑巢生儿育女呢。一次随意的举动,认识了乌鸫,收获了关于乌鸫的不少知识,但毁了乌鸫用来生儿育女的窝,真是追悔莫及。

乌鸫还会再来筑巢吗?我每天留心观察,每天也充满着期盼。早晨醒来,还没起床,就竖起耳朵静听厨房里的动静。不几天,我听到排烟管里好像有了动静。难道乌鸫又重新筑巢了?很快我就确定,乌鸫在筑巢。为了不惊动筑巢的乌鸫,我自此不打开厨房的窗户透气换气,吸取上次的教训,不仅不启动抽油烟机,而且为了防止保洁员和煤气公司安全员定期上门保洁和检查时启动抽油烟机,我专门写了“排烟管里有鸟儿的家园,为了保护鸟儿安全,请勿启动抽油烟机”的纸条,张贴在抽油烟机和厨房推拉门醒目处。每天上班前、下班后蹑手蹑脚地到厨房听听是否有乌鸫的声音也成了每天的必做工作。

大概一个月,听到排烟管里有雏鸟的声音。啊!乌鸫顺利地生儿育女了。此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由于雌乌鸫孵化长期不离开鸟巢,雏鸟出生后又在鸟巢排便,正值6月,整个厨房和客厅弥漫着鸟粪的臭味。此时抽油烟机又不能启动,怎么办呢?我买来不干胶,把抽油烟机的吸烟口封了起来,大大减轻了鸟粪的臭味。又过了一段时间,听到排烟管里不停地发出扑棱棱的声音和雏鸟的鸣叫声,想象得出排烟管里一定热闹非凡。我想小乌鸫渐渐在长大,跃跃欲试,展翅飞行了。果然,过了几天,排烟管里就没了动静,长大的小乌鸫离开了生它们养它们的家。

记得苏轼写过一篇《爱鸟》的散文,全篇讲的是爱鸟的故事。究其深意,核心在于一个“仁”字,凡人之情,皆出于“仁”,大文豪用寓言的笔法,写的是鸟,但落笔处是“仁政”。我想,人类是地球上万物生灵之一,只不过处于万物生灵的顶端,在与万物相处时,也要体现一个“仁”字,对大自然不仅要有敬畏之心,还要有仁爱之心、怜悯之心、怜悯之心和将心比心之心。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建设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 扒渣黑

“扒渣黑”是专属于我们那代江南煤矿工人的自我调侃用语。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南京阳山碑材那儿的一个小煤矿工作,主要就是在三百米的井下沿着煤的蕴藏线掘进巷道。由于煤实在是太少又称之为“鸡窝煤”,所以采煤就必须沿着狭窄的煤线巷道“打小眼”放炮把煤炸开运出去。工作环境恶劣且艰苦。每天光是要上上下下地爬来爬去,再带上风钻、棚架、铁轨等重量不轻的作业工具,就是不干活,也是累得够呛,再看不规整的棚架,想想工作面万一发生“推磨”,腿都打颤发软,那时年轻不知道害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十多年。

风钻手每班的领头兵,先要在巷道打眼,他们的难度在于“碰点子吃糖”。遇到岩石软,那算幸运,风钻一响“突、突、突”最多一个多小时解决战斗,收工升井,洗澡回宿舍。遇到岩石硬的,那就悲剧了,钻头能打坏好几个,岩石也就是个“牙印”,他们又是推、又是重新找点打风钻,劳动布的工作服全部湿透,要是钻头磨损太快,一个班用五六个钻头能从上班打到下班,也打不好一个断面。

我当过两年多的放炮手。放炮手那是相当有技术含量的,风钻工忙活半天,我要计算每个钻孔的用量、装雷管、填黄泥,把握好力度填实,串联好雷管引线,按下放炮器一炮下来能让断面“光溜溜”。当然,要是遇到“哑炮”那就苦了我一人,一个孔填几管炸药,用了多少黄泥填实,只有自己心里有数,别人帮不上忙。所以,也只能我一人用竹耳勺一点点把黄泥和炸药往外抠,需要胆大心细,自己只能心中默默祈祷“可千万千万别响”啊。在我做放炮手期间,曾三次死里逃生,那真的是惊心动魄,想想都后怕。

扒渣工是最后一道工序,等炸药硝烟散尽,班长喊“扒渣黑了”,于是轮流拿起“耙子”去扒煤。耙子就类似猪八戒的兵器,只不过猪大仙那是“九齿钉耙”,我们是“四齿”。像小山一样的煤渣看着都吓人,完全就是靠扒渣工一下一下地,屁股朝天冲进铁簸箕,然后腰一挺,两手一抓倒进推车。二人一组扒完一车休息换下一组人上。扒渣工是重体力活,也是比较危险的活,刚放完炮的巷道没支棚,岩石被震松了,扒渣时腰是弯着的,要是不巧石块落下来砸到腰,轻的破皮伤骨,重的腰部以下瘫痪。所以,矿山井下作业有一条规定叫:“敲棒问路。”就是扒渣前都要用扒渣的耙子朝头顶上岩石敲打一番,还要事先把躲避逃生路看好,以免发生人身伤害事故。一个班干下来,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两个胳膊都抬不起来,一车装好衣服都是湿漉漉的,歇下来干的地方都是白花花的盐渍。升井上来要是不赶紧洗澡时顺便洗洗搓搓,衣服都是硬邦邦的,第二天没法穿。那时年轻,前一天再腰酸背痛,一觉醒来便又好像充足电的矿灯,一拧贼亮!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小煤田所在地已被建成了“江苏园博园”换了天地,但那艰苦年月依然在脑海里浮现,“扒渣黑”是一辈子都难以忘却的岁月。如今斗转星移,我是发自内心的唱“巴扎嘿”了。

□南京柯宁生

## 母亲的「文青」时光

周五,母亲打来电话:“小荣,藕塘的花都开了,有空回来玩吗?”我兴致勃勃,第二天便驾车直驱老家。

家乡的荷塘离家不到一公里。傍晚,凉风习习,母亲邀我一起去赏荷。母亲跨上小电动车,捎上我一起嗖嗖地向荷塘驶去。路上遇到乡亲,母亲乐呵呵地说:“今天,我给闺女当导游,赏花去!”

片片荷叶铺向遥远的村落,朵朵荷花立于塘中,妖娆动人。微风徐徐,荷叶微颤,荷花轻摇,片片叶子你挤着我,我挤着你,热闹地欢歌。母亲思忖片刻,说如此良辰美景,不来首诗文甚是可惜,于是她大声地吟咏起来:“啊,美丽的荷塘,粉白是你柔嫩的脸庞,碧叶是你飞扬的舞裙,蜻蜓是你染好的指甲,我真羡慕你如此好看的衣裳,因为我胖怎么也塞不进你的行装。”我问母亲,你从哪学来的一套一套的,母亲说在抖音里关注了好几个诗朗诵博主,觉得怪好,于是就记在了心里。

实际上,母亲曾经也是位文艺女青年。嫁给父亲后,她虽然开始了务农生涯,但骨子里还是很文艺范。记得儿时,荷花在我们村很少见,母亲便在小院里种了不少南瓜。初夏来临,满院子的翠绿瓜蔓妖娆舒展,铺满了院场,远远看去,虽不似荷叶挺拔,倒也葱葱茏茏。那时,母亲常给我们拍照,背景就是那一院的南瓜叶蔓。翻出儿时照片,若不细看,真以为那是片田田荷叶。

晚风中,母亲的裙摆轻轻飘扬,袅娜的花、翡翠似的叶映衬着她那略黑却健康的面容,我拿起手机“咔嚓”一下,记录下这位文艺女青年的美好时光。

走到荷塘地头,母亲又开始给我当起了导游:“这荷塘是新农村建设的示范区,这条贯穿我们徐庄和另外两个庄子的路去年刚修好,将来藕成熟了往市场上运输也很方便。”你看,说是出门赏荷,但心里眼里总还是庄稼,这是放不下的幸福与牵挂。

夕阳下,荷叶笼上了一层青烟,朦胧而梦幻;流水泛着脉脉柔情。一只蜻蜓在朵朵清芬间飞舞。如此美景,让我心头升起无限美好。

□南京杉杉